



虔州守湛源陸公化淳傳

瞿汝稷

始余於昭武解組乞歸在庚子春踰年而湛源陸公亦自婺乞歸兩人出處既同而尚簡率不事靡文復同所居又相去不數武故日夕過從甚洽迨壬寅秋末予出守辰陽公旋亦起守虔州當予之赴公庀觴于舟祖予公少予三歲質稟素壯精神躍如胡遽溘爾淪逝耶君弟孝廉濬源狀公走札屬予傳公交契如予又何敢辭公諱化淳字君復王父西江公父贈中憲吳山公代以儒名皆能詩公生方晬西江公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

糜爛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訌時吳山公攜
公就醫操舢舨繞出夷舟公竟夕不啼故夷不覺得
逸出此三者皆鄰死不死人以是交奇公比就塾慧
甚受書輒能達大旨於是吳山公每就師席必劔以
往教之制義屬草悉能破的辭氣煥發年十三試於
縣令以其穉齡異之及見其制義則悚然稱奇遂拔
爲第一戊辰補博士弟子員吳山公謂曰先世以一
經相承摠祖若父所未摠在汝其勉之公益感奮佔
再恒至夜分遇寒月兩足恒僵不能動藉扶掖乃得
就寢終歲同友朋寢處外館非伏臘不歸歸則呈所

業於吳山公爲之愉怡動容癸酉以試高等晉廩
是屢試無弗首者丙子學使者褚公掄公第二吳中
俊髦治毛氏詩者咸敏袂推先壬午學使者李公掄
公第一直指使田公試決科亦第一是秋留省典試
乃歸德沈相公得公卷喜曰此必脩潔之士超然埃
壘表者也業擬首解額會同事稍見異遂爲葩經第
一壬辰舉進士射策列二甲十九例授部郎思亟見
陳太恭人引疾歸省踰年始就除得水部郎公治濟
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
給當漕渠溢則汜濫反涌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

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爲豪右所侵
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泉夫皆供它調發公計河之盈
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
河安邑楊公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櫂權周視
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
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
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在濟三載民
間牒訴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閘夫苦於中官虐使
公悉詳爲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恒度約曰闌而出吾
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笞掠人者吾

治之當如所奉勅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丁酉
冬報命得贈父如公官二母皆安人旋奉命歸故荆
王賙抵家舉焚黃禮於兩尊人墓晉繕部員外郎旋
晉都水郎未及赴部出爲浙江金華守其地翔羨好
訟公務治以簡靜盈庭之訟率出爲曉譬令解去而
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鉅雖至夜分必竣
事廼就息所董督于州縣惟文移期三董不至而後
發胥久之竟至府胥絕跡所輸納卽具文轉輸原緘
未嘗啓也在郡未期月而謳歌四起聞曠闕劉有文
欲至義東二邑公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且

調停甚悉上不扞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
列郡皆以婺爲準公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
開採之囿也悉議罷得省餉千時方議勾義烏逃卒
公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旣畏鋒鏑而鼠竄若心
誅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
罷勾初海州張公朝瑞守婺朔崇正書院祀宋何文
定王文憲元金文安許文懿明章文懿五公且置田
以供諸生張公去祠蕪而田廢公力爲繕復錄九學
之俊躬爲校養婺士之舉于鄉者往甚渺是秋得雋
七人皆院中士遠近翕然嘖嘖直指永城李公尤器

公壽昌巨猾訐其尹黎時中直指屬公理廉其實具
讞尹事立白未幾復有烏傷令事起令固循飭直指
臨發甚賞識擬置薦列後突中蜚語因詢之於公公
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
直指因復詳求其實令事得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
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褫
職公謂吾弟直令庸知曲吾僚不去人且烏傷我卽
移書于弟孝廉趣脩三徑而疏乞骸骨當塗內自納
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篤留而公竟倏然歸里
予時過公所居竹樹蕭蕭曲池環舍小橋跨池過橋

而南則田疇綺錯溪山映帶從容笑歌頗得濠濮間
想初贈中憲公雅好卉木顏其間曰花谿小隱承先
志也至是更稍締構復爲樓以遠眺望引渠以羅芙
蕖公恒謝客手一編於其中于世益遼闊經時月不
一至城市與親知躡屣過溪山間人多指詫此非金
華守耶何不興而徙也癸卯夏中丞獲鹿曹公侍御
馬公交剡薦歲丙午乃有虔州之命公蹙額不欲行
親故強之忽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
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
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
其妄念俾不得不就儉約耳旣而孝廉秋試登薦書
公謂造物忌滿復欲引疾會虔監司遣役促行甚篤
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緘授周恭人曰須有急乃召叔
氏同啓視至十月而蒞虔虔爲南粵襟喉開府駐焉
軍民錯居商旅雜逸擁傳而往來者文武於道時屬
計歲府屬留府者僅一榷倅甫任而直指行部諸務
芻午公應之秩如也諸治理大率如婺而益嚴肅聞
察主藏藏之虛籍以三萬計蓋開府兩道一切軍需
歲供皆資於虔出納旣廣而諸材官特起率飾故稱
急要監司請發者不可指數奸詭乘以自潤遂積逋

至此公悉發其奸監司阻之不可則令調停之公命凡賦祿餼者賦半其半以償逋逋額畢始全賦諸乾沒惟監守不爲原餘疾輸所負則驛不問於是不兩月輸藏者萬金公益務爲潔廉爬搔宿垢無遺且詳條其事上之著爲絜令云虔諸屯穀率輸糠粃而支必責良典倉者恒蕩產公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建應支之期卽支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求且減存積寬坐耗倉役始獲安旣而有一倅欲移他錢穀支屯軍者公謂屯軍支屯糧法也疇可別貸不許倅廼嗾衆軍謀於庭公

不爲撓卒支以所輸如公議于是錢穀井井胥吏莫能上下其手虔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闈欲駐虔以籠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闈乃苛求解稅者公謂闈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請勿爲望腹計第以情告當爲劑量庶有濟耳因酌其額內兩臺所征遂畫一商不苦覈斂虔稅有四郵每閱季則歸贏於府公悉藉以貯於郵旣而水西郵告困直指議濟而無由公遂以所藉贏濟民無加賦而郵不至缺事公復請由南安而下諸郵悉從水母陸則擁傳者得順流之益主傳者損任負之勞竟得請上下

皆便焉當塗廉公治狀益賢之凡事莫不倚決公旋
當考績中暑雨遂病徧移文乞歸當塗方重公乞彌
懇留亦彌懇先是兩關之稅司權者請公同砥權衡
再請公再辭司權者因洗手臨事羨金四千有奇咸
積于庫數以微言動公不應至是請於寢次公曰吾
無藉於是左右曰不爲諸郎君地乎公搖手不答他
有所諮曰吾生平無不了事復發書召孝廉敘次并
并如平日遂泊然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
之中第一札其區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其孝
廉暨二孤扶公櫬歸其橐如洗虛人巷哭傾城旣抵
舍孝廉請所遺周恭人札視則與虔邸者無毫末異
蓋冥識前期者云公孝友天植事繼母陳恭人慕
慕愛如恭人出恭人視之亦如已出當蠖屈時則悉
以問經脩艇佐贈中憲公詩酒歡請躬授孝廉每謂
枕成於公比預鄉薦則僦居城東具輕舟治游具畢
備侍贈中憲公劉覽山水間當花鳥之盛風月之佳
欣賞未嘗濶也及奉荆賵差歸入里傷中憲公之不
及見涕泗不能勝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
冠入虔猶冠之衆以左於時嗒然羣笑公若弗聞也
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躬後周恭人嘗



原件短缺

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既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馬牛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達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閑家井井勤劬罔懈所至邸中林柚聲與枻楸鼓柝聲丙夜恒相應至篤於宗戚友朋鄉曲凡可致其厚者靡不自殫公初至濟上桂林大司空舒公以河水及寢園鑿職復懼子翰編弘志之喪哀迫罔措公爲之治殯具求美楨一切極周司空哭謂三十年薦拔門生故吏不及陸公傾蓋交比公斂於虔司李麻城熊公殯公如公之殯舒人以爲天道云公以西江公而下皆能詩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瓊州歸高人少受業於丘濬弱冠正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閻禹錫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徼事上恭而不阿屬泰寧盜發時僉事章懋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選其里老之

有識幹者往諭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
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
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
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
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
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
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
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
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
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其

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歲
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輿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
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
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一十餘
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
老手未釋卷雖既曠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
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
和平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
爲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錄瓊
臺外紀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錄世稱其文行年八十

南安府同知施奎墓志銘

項忠

公諱奎字漢章別號竹坡嘉興府秀水縣人系春

臨濮侯施之常裔始祖廷直從宋高宗南渡任臨安

司理參軍因家於杭二世祖千之始遷秀水高祖彥

銘曾祖仲賢見元綱不振俱隱德弗仕入國朝永樂

初祖達因子文振貴封大理寺右評事父鐸字文振

永樂中任河南彰德知府公生自幼克岐克嶷嶄然

見頭角建長人物豐偉鄉人謂施彰德有子矣十歲

入府學充增廣生聰明穎悟不煩教督維時嘉興知

府齊公政見而異之獨加獎勵常以詩文難之勞以

紙筆屢訓曰汝父爲知府汝當振家聲無忝爾父可也公雖幼益務學勉進三場文字已而補廩日夜研精書史與夫百家諸藝淹貫精熟議論證據古今出入踴勵風發常屈其座人丁卯以書經領浙之鄉榜明年春試不偶入太學景泰辛未試中乙榜任廬州府陸安州學正到任後夙夜盡心獎勸訓誘而陸安學者始知自勵賓興科不乏人自公去後數年繼公者不能勤於誨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則學之興廢謂不繫于人可乎天順己卯典山東文衡有介鍾吾驛丞遺公白金冀僥倖場屋公辭之亦不與

人言但保此心無媿耳藩臬諸公公見公公於去取

重推許逮回州本州缺官委公署州事公持廉秉

一以愛民爲本朞月而民愛戴如父母使得一郡一

邑而理民之獲被其惠豈少也哉學正九年秩滿赴

天官適朝廷簡老成頌德者輔導藩府遂陞遼府右

長史公恪恭不怠輔導有方每進對輒引經且以漢

東平王爲說王深嘉重之先是本府軍校多不律肆

軍民被其荼毒多厭苦之公卽嚴號令正法律

察其首惡爲民蠹者痛治之自是奸頑斂跡無敢犯

者荊州有郡王十將軍中尉儀賓有二十六府上自

以長
史調
同知
當時
猶通
如

諸王以至儀賓見公之賢待以殊禮歲癸未以誥誤
赴部調用親王念以老成舊臣不忍其去上章保留
其略曰自長史施奎到任以來公勤廉謹輔導有方
乞免改除庶幾左右得人不報遂拜南安之命實成
化改元之二年也國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總其綱
副者輔其政如殷繁政務則佐貳分理之正官總督
之庶綱紀不紊同知之職同其守也事皆得以專行
其位不爲不重也公爲人重厚仁愛多恕持身廉謹
蒞政公勤甫下車不浹旬首詢耆老訪民緩急次第
而行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洽

和士風丕變三邑軍民仰之如泰山敬之如父母
在任兩蒙藩臬委任織造段疋於南京錢糧不下數
萬兩督運北上一切常例咸謝絕之視世之專事乾
沒出入無稽者其操守相越不萬萬乎逮丁丑歷九
載秩滿藩臬考公持身無玷而都人見稱撫字有方
而民不忍去其獲乎上之親信又如此戊戌赴銓曹
力丐歸老遂獲進階而還公在任而將秩盈也若親
王若郡王將軍中尉儀賓與夫郡縣學所軍民官僚
致仕監生生員作傳以備史錄且曰古之貳守南安
者惟公爲第一其去任也所屬三縣城內外等都年

八九十以上者不啻數百人連名狀告彼處府縣移文來浙問安狀又稱公持身廉謹蒞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若子等語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人心如此非其德之盛仁之至安能去任數年之後令所蒞之人移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之述職赴京舟車道理諸費竝各自備一毫不取於民其廉謹多類此非其義雖一介不妄取非其人雖富貴不與交天性孝友恒念祿不逮養言及父母輒涕淚交頤兄璿歿遺諸孤公撫育一如已出公退之暇課子姪誦詩讀書澹如也說者以爲居官得民雖

漢寇恂之守河內張忠定之守西蜀亦不是過其視世之傲然民上前呼後擁終日醉飽以嬉視民之疾痛疴癢如秦越不相關甚則爛其髓列其骨而不知止使民疾如仇讎罵詈載道相去又不萬萬乎吁又安得如公數百輩普列州郡以利濟也歟或問公何以在處獨得人心如此夫惟其心術之正不爲利所誘學術之正不爲威所怵也且又處鄉里遇人不問貴賤少長卑躬悅色懇薦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至膝若忘其家世貴倨是以人無怨尤兼以心地坦夷物無抵忤人謂公忠厚長者揆古無讓

于今無愧矣告老之後優游林下幾十餘年結社吟咏因舊自號環居植竹周益以蓮彈琴圍棋焚香晏坐雖白公之香山裴公之綠野豈過是歟平生無玷不忝彰德府君清白傳家之遺可謂孝子也纂脩實錄在處所司必脩入國史予鄉之士崇入鄉賢祠公論推古如公人祭鄉先生於社無忝也

贛州府同知張璫墓志銘

邵寶

君諱璫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唐有曰文昭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有諱信者以避寇遷浦城縣南信子子榮生永永沉遠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以隱逸應詔皆不就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冕娶于某生君君幼警敏隱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

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屢不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寇大侵贛境因以飢疫民死徙殆盡君持檄走諸邑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無城城自君始當是時君力爲規勸且屢請發帑於上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旣又重逃復之典權婚嫁之宜中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加意疑獄它郡獄未具者亦多移蒞於君有俠民金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亟白于錄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平

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秩滿會贛缺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清戎某御史方以苛察繩下虐及無辜君抗言無隱見牴牾顧旣而嘆曰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覩顏於位退不猶愈乎卽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至廬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己未七月也君性孝友以祿不逮父養養母曾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規自奉約而急於周人外重內剛不以佞奪而理焚脩墜衆以爲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爲世訓一卷所著詩文有慎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咏四卷藏于家

江西撫州府通判施堯臣行狀

梅純

君姓施氏諱曰堯臣希舜其字也先世蘇州常熟人
洪武初以東南巨族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歷二
世至君父諱靖府君始以儒業起家領景泰癸酉鄉
薦累官至翰林院待詔方其領薦君適以是年三月
十四日生甫數歲聞長者誦書史卽能強記比成
童已善屬文一時僚友莫不嘖嘖歎羨弱冠學日加
進待詔公知其足以繼已志也心悅之會君母林氏
以疾終公益厭於仕進遂乞休歸南京俾充京庠生
未幾果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會試下第留太

學卒業一時南都赴試者不下四十餘人惟陳君言及君與純最少李君用文雖稍長然發身武學故予四人凡出入應酬皆不得與諸人伍見即羣聚每辱之予與李陳每不能堪君獨受之略不與較甚至有見其可欺肆出惡言以欺之者君亦直受之後其人南歸乏道里費乃降氣求貸於君君亦不念舊怨而輒與之衆以是服其量而挾長之態并予三人亦不之及矣自是又四試竟不如志以親老欲資祿養乃赴天官卿選以壬子除浙江金華府通判遂奉親之任君於時外咸守內謹供養歲餘政益通養益

豐名益隆以充而東南上下咸知有施通判矣時金華八縣其尹皆發身進士例以三載取陞風紀前此郡佐而下皆曲為優容以徼倖於他日君至則正色其間不以利害萌念慮諸尹亦皆愛服不敢挾以驕慢郡有徐毛頭者嘗嘯聚徒衆作亂連郡為之侵擾君以計捕之悉寘於法一方遂平部使者咸奇之每有大事輒以屬君監察御史吳公一貫為人通敏自高巡按所至官吏鮮當其意獨於君每獎其才而許其守戊午以脩乾清宮所部下浙江諸郡取材僉以收解事大而難其人藩臬重僚乃舉君以往於是十

有餘郡之材皆領於君君往返僅數月事既無廢而民亦無擾其勤事類如此然初未嘗爲之窘滯金華當山水之窟方盛暑時濕熱蒸逼簿書盈几案庭待處分者常數十百人君皆一一爲之盡心發遣胥史環侍皆不能堪而君裕如也暇則命園丁卽郡隙地雜植花木構茅爲亭以朝夕奉親之歡或時吟哦其間舒寫懷抱蓋其平日所養者深所見者定故遇事之繁自不能擾也初君解材北上待詔公亦暫還南都俄以痰疾遂終於家君於途聞訃號痛欲絕卽日易輕舸徑歸居喪三年哀毀逾禮服除改瑞州越數

月繼母吳氏卒再歸居喪又三年改撫州時撫已有判佐郡事君則增設專理糧儲尋有例凡諸司之職悉罷增設所司乃復起君銓部改選或因勸曰君補任數月則滿九載當進秩大夫金緋之榮將自茲始矣盍適往勿疑也君曰吾以書生三佐大郡叨祿已深若更覬覦分外豈知止之道且一子呱呱在柩萬一得遠郡誰其撫之遂中途引疾納其公移於官以歸時正德丁卯之九月也君旣歸則置別業於先世墓側以便祭掃時四川叅政吳公彥華方以權奸所陷褫職家居買田爲業適與君鄰每聚談農桑外各

不及他事逾年權姦者伏誅吳公復起任浙江布政
時謂公道既明將次第及君不謂一疾弗起竟以辛
未六月終年五十有九君平生爲人易直無鉤距造
文亦明快醇雅嘗歎近日文人自以生長南服歷官
內翰乃故爲艱辭以眩世使人三讀猶不能以句一
時好名少年翕然宗之然徐詳其意皆俚俗較利與
害之說於世教何補哉某不敢效也識者以君爲知

承直郎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尚質墓志

銘

澹園集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
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而黃氏始爲南京
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川
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屈相去僅數
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
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
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
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劔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
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
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
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
歎着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
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
人思之於劔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
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
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

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典
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
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寃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廝
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卽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
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
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
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
立行其壹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
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
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

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
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笑以爲然嗟乎賢富去
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
能長有之哉公卽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
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
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
燥火而不熱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
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
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
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縣
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
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應
仕應升登等將以己亥年正月初三日葬公大南鄉
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
孰曰非遂航喪其楫車不授綬有命自天斯又曷悲
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文林郎贛州府推官石樓林君萬朝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翼然其氣溫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盃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逡逡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爲人而與之定
交余旣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同江必至余舍自
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
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
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
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
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爲之流涕悲
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
戊戌進士爲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
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爲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
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
者旬日不得不卽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
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鬪當
鬪時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
市倭卽釋鬪以竄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
來異時爲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當代
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
是故進敝器以嘗君冀少怒卽得詐爲機利君覺之
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

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賫帑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卽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如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泐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哀分之率不得寢几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弔郡守林君功懋爲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爲千古一快哉奈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賦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体常羸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歎曰吾不能乘時自奮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卽又出儕輩上其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敝蓋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郡事重建安湖書院聚

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墓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君之墓亦在其山上公生正

德庚午卒嘉靖丁未

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修已墓表

羅洪先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順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譎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今觀於櫟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修已字以敬汝寧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君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郡會遠遠俯揖如儒生退則

垂首拱立若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
郡守靳君學顏力掾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
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旣感激
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他
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第唯唯比上獄必中情法
不少徇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卽留旬月不上俟其
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道莫
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虛日
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令新
故交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能否
而陰把其勢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事已
竟某事未竟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吏計沮相戒不
敢面給邑以無事每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更異
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邊劇
遣使索逋旁邑受牒猝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掌賦
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
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又逋曰此
非貧瘠弗勝寔綱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綱解主寄者
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訶攫貧瘠安
所逃責哉旣入其橐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察苟

不踪跡而漸治之逋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大抵類是然務爲韜晦不少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旣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行教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民傳食名曰小日其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媚爲私覲君曰是不可以已乎盡罷之與士人交迄終歲未嘗以一蔬爲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爲推官三年強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爲吉水卽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撫慰

之故吉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爲喜愠聞新令且至無問其人賢否莫不蹙額君感疾留郡輒然其避事無何聞君卒人人頓足揮涕卽深山婦孺亦嘆息嗟駭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御史吳君鷄叅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廉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价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旣薄而又自食于外比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紀其喪乃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且志合於上者動寮友之猜慮周於民者缺吏卒之望

利穴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關說廢則無告伸而士
人怨故有獻頌於堂階而交對於門屏者此雖擅才
智知取與未可竒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媚之不足
以徼恩薄之不足以構侮舉知之矣然無貴賤遠
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肉具
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仇讐則幸喜之以痛惜
之情責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至愛
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呼死
即等耳柰何不爲可痛惜而爲所幸喜者哉吾故始
爲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楚有
危君嶽閩有陳君士儀其官同而事亦相類陳以雅
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之然予獨不釋於君
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爲余言當動怒時力過之
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
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
年而克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
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鑱之墓石
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辛亥
年三十有七云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國初爲州前泰和知州顧
侯光遠墓志銘
梁潛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
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
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
者辟爲掾京口及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
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
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
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剗

華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
號泣于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
侯以民好訟告于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爲之
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
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
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
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寃願悔
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
人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

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

以丁祖母憂赴

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

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

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

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註誤方逮繫間得疾飲

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嘔道其平生有白

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

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

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

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罰

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彙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于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

承事郎都昌令俞先生貞木墓志銘

王璩

先生初名禎後更貞木字有立姓俞氏世家于吳高祖諱伯成宋承信郎某處提幹官曾祖正國以上舍貢補進士祖諱琰元溫州路儒學錄學者稱石澗先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諱仲溫平江路醫學錄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力追古人而及之既冠未有室人或勸之娶先生以學業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聲浙東西來寓吳中先生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士甲科出

率明之慈谿先生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方兵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先生辭歸杜門不出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義文之秘奧居間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先生始以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秩七品階承事郎尋丁醫錄府君憂服闋謁選天官改南康府都昌縣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先生下車拜謁觀其室宇頽圯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脩治之因以禮教其民翕然從宛化未幾政舉惠行有古靈先生在仙居之風郡將上其績於 朝丁母夫人憂民到于今惜

之先生近鄉里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利不可犯蓋先生以誠確之資嘗潛心爲己之學故與衆殊人方進取先生無管人皆戚戚先生裕如浮沈至于晚節益以清淨自娛焉安陸姚侯善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先生名禮致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訴曲直者妄以書抵先生初不之知其人延理至秋官先生亦在檄召中事白將旋暴患下痢疾子毓求名醫藥之弗瘳竟以洪武三十四年七月壬寅卒于京師旅舍年七十有一

樂平知縣張彥方傳

忠節錄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
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
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
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
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
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知縣贈光祿寺少卿鄧公顯墓志銘

丘濬

括寇起犯廣信界信之永豐知縣鄧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朝命贈公光祿寺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謚恭毅命有司祠于鄉郡及所治公諱顯字伯昂韶之樂昌人也樂昌之鄧自漢以來爲著姓累世通顯三公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奉命使湖湘勞軍士不受私餽時稱其廉事竣回授永豐知縣縣當閩浙之交時鄧

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嘯于浙江以西相扇不靖永豐
尤切近之公至集丁壯備器械塞蹊徑據要害晝夜
會僚吏父老講求所以爲備禦之具者甚悉時亦有
所擒獲賊自是相戒不敢犯縣境公於是脩政事課
農桑理冤滯招流亡毀淫祠及奏減重稅又以其暇
日進諸生講經史習禮容用是民大和洽境內清肅
鄰境之民咸以不得公爲歎爭赴上司告欲惜公邑
人父老亦恐公遂爲他邑所奪也亦相率留焉江西
布政使吳潤等三士章薦之不報最後爲巡撫侍郎
楊寧僉都御史張楷交章論薦爲江西按察僉事命

未下而公死矣是時年若干公貌不踰中人而懷
有志節仡仡然自立不肯詭隨於書無所不讀而不
爲枝葉浮華之習旁通星命術數之學所言亦或奇
中臨事明決操守潔白其在永豐藩臬有所難處事
雖非公所治亦以檄代理鄰藩聞甚名亦或有所借
委焉嘗莅事建之浦城脫當沒入者三十餘家又覈
處州坑治免銀課者若干兩其人皆報以重貲公皆
固拒不受其所爲卓卓如此類者甚多噫有德而不
及大施有才而不克盡用使公得高位膺重任所行
當不止此哉雖然與公同時者後公十數年往往致

身通顯敷歷中外其間樹功業隆譽望者固多有之
然因之而播其惡于衆遺穢後世者亦或不能無矣
求如公無所愧死得其所流芳史冊廟食百祀者蓋
僅有者也以少爲貴公之所得多矣公死之日雷雨
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署中明日邑人
始歸棺殮于邑之城隍廟

震白吳先生源深傳

湛若水

震白先生姓吳氏增城人其先延陵季子之後自號
震白先生震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寓也人皆
謂是不浮也哉噴薄汚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
身故亦謂之曰震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
苟合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
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
嬉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卽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
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
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

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爲布政廣東劾中
貴人韋眷斃於道者也先生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
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薺擇不取適民有餽水
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
不如歸先生治弋恥隨俗吏役役以簿書期會而古
循良自劾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者
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
石挺身摧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斂裁無經之費以
爲典常曰寧我受責毋寧使民受其辜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

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窺其子
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
惠人也先生爲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
御史潘臬聞而達之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
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
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旣去且死而民思而祠
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
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斂嗟乎源
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益之云公嘗語從子時
慎曰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

我之所以爲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滄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虛造物爲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先生名會源深其字旣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樓民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甘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髻卓然有孟嘉之風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吾嘗謂公吾鄉清獻匹儔然清獻以位望之極而公事業不究於高年故往往不見信齒爵於人可少也

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贈光祿寺卿東山

公琛傳

崔桐

范光祿諱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興二州同知祖斯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雙目炯炯性剛直負氣不能爲澳忍事少游郡學有文聲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許可得光祿試卷大噐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服闋改令端金居數月聞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強光祿急去者光祿

怒髮上指挺然曰吾去土誰與守吾主平欲丈夫其
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
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
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挾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
祿不爲屈詈不絕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
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
命有司立石廕其子爲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卹貧
乏爲閭里所德治清平賦興學屢白疑獄金俗尚行
賄公禁之無敢奸者死之年若干史臣評曰予讀武
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
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
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相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
塗分閫緩急其可倚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
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

饒陽縣知縣仇公相傳

仇相山東淄川人正德八年知饒陽未浹旬卽履鄉社訊民疾苦覈貧富差等登諸籍凡徵發按籍而行靡不適均由是復業者李能等百有餘戶民有訟者兩辭造庭任彼此竟其說有可以理論者委曲言之皆釋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憲司暨府凡有滯獄必檄相平之訟者俛首擊節嘆服境內有鼠竊者繫逮良久相按之罪抵元惡餘皆釋之犴無寃囚丁丑歲大饑督民楸薺採薇煎塩易粟且時加賑濟全活尤多一日公出途有李姓者數輩赤體丐食下車泣之曰

予之不德也命鋪戶鬻已廩以衣之間有疫癘死者
給板作爲棺槨命藁裡掩之野無暴骨貧男成立不
能自娶量勸民資助綵幣多所完聚縣南有滹沱鴨
河北有滋河發源五臺放回山會接唐沙二河二岔
口通灌一處頻年衝決壞田不知紀極相度其堤宜
捍禦之害由是息又於堤口上下植柳二萬餘株根
抵播土不崩迄今無虞九載秩滿去邑人立去思碑
於縣

文林卽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建衡墓誌銘

萬士和

士有負竒侷儻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
鳴之無纖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
果可想也君初名鄞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田辛
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之先由軍功起
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
子長郭次卽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口誦
數百言弱冠忿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塲屋吾
不以是業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

未幾補弟子員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兄郭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郭卒號痛嘔血旣葬一名其郭謂曰吾墓上欲崩寤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郭室卒君保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鬱者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爲置室家鄰後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氣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者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減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卽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伏之私里甲有渠克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克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克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邑新城號凋敝異時爲令者苦於繁劇怯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爲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

事休戚相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竊發
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盱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
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
址死焉君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
引去君乃修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
勝火鈎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
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
人殪賊始却是秋賊蹂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樟村
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
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訶知新城無援將掩我不備

君諜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議請
兵者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
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豫令人
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
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投之賊
什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
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
中窾竅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
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文不及
申府守大嘆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寇

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于朝不計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景府及黃冊稅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即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為詩歌刻成一帙名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適不半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撫臺因民之思移檄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君張目問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江西奉新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佳胤

恭懿先生歿余守官不得放手足為訣既殯讀舒太守所為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栢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為栢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給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

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筭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瓿且不能辱主司一眎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學務在目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克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下第竟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其民奉新人狡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爲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子弟橫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常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弟者至讀書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

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童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齟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溯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與周之德讀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爲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囊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余旣率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爲恭懿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

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教授龍山黃君勲傳

霍韜

龍山君姓黃氏諱勲字守勲揭陽人也初祖避元亂隱藍田山中號曰藍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爲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爲事去道遠矣龍山君平居無戲言情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端謹若步堂室展卷肅端如伍聖賢 純皇帝之十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領鄉薦中丁未乙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脩已教人一也遂以振士風扶正學爲已任日與生徒講誦贄幣絕却弗

苟受生徒貧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旣六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恥士習卑諂欲以氣節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龍山君嘗手書恭默憂勤中正六言訓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已一道字唯夫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興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

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詘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者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齋稱舉主厚密焉唯夫守興化寔方齋薦旣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悟唯夫坐黜科道及其誣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

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黠者辦事
南郡騰流言曰黃守賊黃守賊云且以林獄誣曰亦
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
片語卽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
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
已不知猾胥翕張弄言官喉舌太史氏曰龍山君仕
不屈身教新淦日上官覈脩黌宮委千金不稽焉龍
山君督事木屑不給私燎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躡
官衙唯夫守興化通錢法救旱災遏暴強息奸盜城
池學校橋梁之脩有數十不能舉者唯夫叱指間俱
底績築捍海堤尤爲興化永利葬暴骸露棺無算數
枯骨之澤闔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
世肖云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時宜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其別號也先世浙之寧波人
宣德間諱洪者爲鶴慶節推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
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信者爲諸生文信生
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誼爲人所稱記楊
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穎敏善屬文嘉
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臣博士閱其文
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 廷試皆列名上
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蕃府教授公

以師傳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者盡
芻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使道林蔣
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睠矚每向人言曰他日入
聖賢之域必斯人也任職數年拳拳以古道教士行
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公爲人
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
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
諸公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旣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
之撫臺培菴劉公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于朝
會丁內艱去任不果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教授郡

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砥
勉脩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不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
鄒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
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
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
寅咸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
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其爲僚友敬憚如此父老龐眉
皓首或不遠百里執幣携子孫欲一識面其爲人景
慕如此一口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袞遂致其事而
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

者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于鶴之
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
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里閭過者起敬滇之有歌
自公而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兄弟忠信俗爲之化
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于公公召而諭之其人慚服
有誤犯者悔曰切莫聞于張先生夷民爲盜公挺身
往諭之盜臥弓于地稽首謝而去嗚呼君子哉予與
公山齋同宿園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
公書欲來相訪予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痛哉其子元吉昨歲中鄉試念親老不

赴禮闈今得事屬纊可謂孝子不匱矣公以弘治某
年月日生萬曆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
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
于世

陳雅言先生墓志銘

胡廣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
繇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
府僉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
信州司戶叅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
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羣書教宗族鄉黨色以聞
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田就以可權爲山長考立
本興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
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常閉戶校書先生偶
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

齒數過卽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傳翠微授書於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旣成遂肆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丸藥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捨攘中斂葬必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脩舉廢墜永豐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縣官無處置先生爲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

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子相繼而歿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葬不能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輸一女鬻之先生爲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爲類如此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南康縣學教諭陳公賢傳略

陳賢字廷傑洪武年應明經叅政觀之弟賢通胡氏
春秋洪武間辟郡學訓導慨然以師道自任其於綱
常倫紀身心性命之際每爲諸生反復言之諸生有
過必正色譙訶不少貸士肅然憚焉秩滿陞清淮教
諭歷湖口南康先是三邑文教弗振賢至輒新黌宇
愬廟祀以身率先日昧爽卽衣冠坐堂上召諸生講
論道藝至身忘倦又作困學箴以勵諸生於是髦儁
蒸蒸競奮矣兩典閩廣文衡往往稱得人未樂初徵
賢與諸儒編輯未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

感賦 上奇其才賢在局先後凡八年館閣諸儒莫不雅重時聞士修撰王褒檢討蘓伯厚王備典籍高廷禮王恭助教鄭定皆一時文學之選賢與之齊名嘗燕集桃林分韻賦詩爲當世所慕賢裋躬嚴翼雖甚寒暑必肅衣冠對妻子如賓友學者稱爲古道先生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君耶已而有論劾違 詔不忠忘親不孝者衆爲賢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藩臬交薦賢于 朝有以才堪大用舉有以燮理陰陽

舉而是時 朝廷以學職爲重竟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事竣乞致仕將陞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得正而斃吾無憾矣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之孤寒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暗不能言第數詢其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憫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

江許見一人病學爲同舟者所棄乃舁歸學舍予之
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嶺表又不報及其死歛
而瘞之其行義多此類湖人肖賢像于學至今俎豆
之楊文貞士奇爲表其墓稱其士行可質鬼神蓋實
錄云

雪崖金先生固傳

楊士奇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
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
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
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
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
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旣冠兼通
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
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爲學
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

爲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
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
得多矣至于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
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
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
周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爲學訓導先生
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
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
之方爲之開諭反覆詳明至常戒以敦本務實學正
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
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先生
之教不可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
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
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
一介不取而輟已以調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
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脩胡行簡張
美和聶器之相與爲莫逆交洪武乙巳五月留郡庠
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
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

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
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
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
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涓湘稿若干卷藏
於家幼孜學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
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右春
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
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刻先
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
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
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者
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
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
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
矣其待以他求乎

江西臨江府儒學新淦縣訓導密菴劉公子欽
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子本祔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瑄爲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之永豐灞上又自灞上徙吉水之長海故今爲吉水人公諱敬以字行曾祖考學翁仕元爲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爲起

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天
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
經傳額額不少休落筆爲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
守朱伸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
合試郡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
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
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曾榮榜進士第
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
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
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
閒之頃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
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大
興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公與同升
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
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
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上慎刑辟以
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
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寃亡何坐累謫戍廣西南丹
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
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

教官榮時爲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爲臨江新淦縣
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
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
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菴又因以
爲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款門而問業者麋至公之教
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
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敘太常
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
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當時
足跡未嘗入公府惟干政體及表賢勵俗卽入言之

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
不倦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
及門生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 一日出應宿笑
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 止以洪武戊申

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於呼予 工同邑學同志

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
念江鄉耆舊凋謝殆盡思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
異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於青原白鷺間
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我而逝哀豈能忘於
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用於世以達其志

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后其何以爲爲善者之勸因列述公之林志學行俾刻諸墓上之石非惟慰公於地下永昭示於後之人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欽堯墓志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考埤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

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士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
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邁危疾禱于縣之神
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
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
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
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
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倏然
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小喜末俗剽竊之
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嘉定瀕海之縣
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善有宓子賤之

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今
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
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
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
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
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
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
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
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
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

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逸出將
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
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糟糧以銀奏留
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
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
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
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
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
李昭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
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歎息

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
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
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
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
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
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
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詩音至可痛也已
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
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
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

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

虞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二十一



